



梦之谷奇遇

MENGZHIGUQIYU

● 文洁若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梦之谷奇遇

文洁若 著

首都师范大学
图书馆藏章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3049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 北京

1230497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梦之谷奇遇
作者	文洁若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规格	787×1092毫米32开本 8.25印张169,600字
版次	1992年11月第1版
印次	199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002-2 / I · 46
定价	4.20元

序

冰 心

女翻译家、女作家文洁若让我为她的以她1987年在《花城》得佳作奖的《梦之谷奇遇》为名的散文集作序，我感到荣幸。

从翻译家出身的她，在这本散文集里，题材十分丰富，有风景、有人物。她儿时住过日本，1983年以后，她又同她的老伴儿萧乾到了亚、美、欧好几个国家和地区，她对于这些地方的记述和描写，都十分详尽而深刻。她的记忆力之强，思路之敏捷，文章之细腻，都使我惊叹！因为有些她去过的地方，我也去过，并且住过经月，如法国；住过经年，如美国，我却没有写下多少字。

我并没有细读集里的每一篇文章，但是在第三辑里的她和萧乾的文学姻缘，我却看了好几遍。在这一段里她用了一个英文名词，Team Work，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在翻译和创作上的切磋琢磨，用古一点话说，也就是“琴瑟和鸣”，他们共同弹奏出来的音响是多么协调而温馨！

我是通过萧乾而认识文洁若的，我以能结识这位多产的女作家感到欢喜，我更欣慰的是：她给我的半生飘泊坎坷的老弟萧乾以无边的温暖和幸福。

我愿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来细读这本书，它会给你们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效果。

1990年1月27日清晨

目 次

序	冰 心(1)
梦之谷奇遇	(1)
宝刀永不老——记冰心大姐	(13)
巴金印象——“人生只能给予,而决不能攫取!”	(25)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	(41)
悼凌叔华	(50)
苦雨斋主人的晚年	(58)
我所知道的钱稻孙	(70)
由一帧照片想起的	(80)
我和萧乾的文学姻缘	(86)
近距离的观察	(92)
不妨临时抱抱佛脚	(100)
女权还是人权——华严小说读后感	(103)
记新加坡“国际华文文艺营”	(111)
三访拉贾拉南	(126)
伊藤克——一个热爱中国的日本人	(135)
友情	(141)
忆华楼主罗孝建	(145)

挪威散记	(149)
啊,令人神往的波特美朗半岛	(164)
祠堂庙宇在槟城	(174)
马来西亚槟州八日记	(179)
狮岛女作家蓉子	(207)
狮城三景	(210)
狮城花絮	(214)
展望二十一世纪——筑波博览会巡礼	(222)
东京交通拾零	(231)
东洋大学巡礼	(233)
旅日散记	(236)
幼儿教育家海卓子	(242)
东京的麻布小学	(249)
公民纪律在日本	(253)
后记	(256)

梦之谷奇遇

—

一九四五年我念高三，第一次读了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那时我十八岁，刚好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谈恋爱的那个年龄。二十年代末叶在潮州发生的那场恋爱悲剧，曾深深牵动过我的心。八年后，命运使我和萧乾（也就是小说的作者）结缡时，我曾问过他可曾听到过那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的下落，他听了感到茫然，仿佛不想再去回首往事。

八十年代初，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他和书中的“岷姑娘”（真名陈树贞，是位已退休的护士）联系上了，知道她母亲（书中的梁太太）几年前已经去世。树贞本人由于遗传的原因，几年前目力就逐渐衰退，终于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三年前回到故乡汕头，住在她童年住过的角石——也就是《梦之谷》故事的背景。

一九八七年二月，我们有机会来到汕头，住进第一招待所八号楼朝南的一个房间。安顿下来后，萧乾就招呼我到阳台上，指着对海一道远山对我说：“瞧，那就是蜈蚣岭，我的梦之谷就在半山。”

是个半晴天，晦暗的阳光下，还弥漫着一层灰雾。我想

起书中描写男主人公六十年前初到这南海小岛(现在才知道它原来是个半岛)的情景。如今,我竟陪他来到了这个旧游之地。正因为我本人一生的经历是那么平淡无奇,对于寻访萧乾少年时代的梦,我感到格外殷切。

我们抵汕的第一项活动就是游角石。几十年前,过海要雇舢板或搭电船,而今,我们的面包车径直开上了驳船。抵达对岸后,车子上了柏油马路。几位熟悉情况的当地同志一路介绍情况,像是在帮助萧乾填补这六十年的空白,把过去与现实衔接起来。

同行的丽秋曾于五十年代初叶在角石中学(现名金山中学)读过几年书。当时,周围的环境和小说中所描写的差不多。她看着马路两旁兜售柑桔、甘蔗等招徕游客的摊贩感慨地说:“当年这可是一条幽静的小径,满是桃花,我们都读过《梦之谷》,在这里跑来跑去时,觉得自己仿佛就生活在梦之谷里。”她曾写过一篇散文《梦之谷里的梦》,发表在《羊城晚报·花地》上,以寄托她对当年的角石的依恋。

我们在一栋石壁小屋里找到了陈树贞。她神情开朗,两眼睁得大大的,怎么也看不出是位盲者。她亲切地回忆当年“乾哥”怎样教她们唱《葡萄仙子》和《麻雀与小孩》,并且告诉我,她们一家人于一九三四年迁居北京时,萧乾还专程到塘沽去迎接呢。

在贝满念完高中后,她考进协和护士学校。她母亲是一九八二年八十多岁时去世的。阿贞的大哥(书中的庆云)也已去世,她目前和大嫂(已经七十多岁了)住在一起,两个人相依为命。我问大嫂:“当年萧乾串门时,你们就住在这儿吗?”

她说：“不在这儿。这房子是后来租的，比那一座小。可是灶间和当年给乾哥煮芋粥的那个一模一样。”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竟没有给这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带来多少变化！他们至今连自来水还没有，喝的依然是井水，只是当年的少妇（阿贞的大嫂），如今已变成老奶奶了。

小小的屋子，一下子挤进七八个人。椅子不够了，我和萧乾把阿贞夹在中间，坐在床上；各握着她的一只手。她怎样也不相信萧乾的头都秃了，伸手去摸了摸，才信服。

我对阿贞说：“我一直纳闷，你的眼睛看不见，信怎么写得那么工整。”

她得意地笑了笑说：“不但给你们信是我亲手写的，我还是全家的秘书呢！要不要表演一下给你们看？”

原来她的大嫂患了白内障，侄女由于遗传上的原因，视力也在减退。她们三人常常自己开玩笑说：“我们一家三口，只有两只眼睛。”指的是大嫂和侄女各一只加在一起，才勉强算得上一双。对自身的际遇如此豁达，倒使我挺感动。

阿贞叫侄女递给她一本硬皮书，她摸索着把白纸摊在封皮上，每写完一行，便沿着边儿把纸推上去一厘米左右。接着又刷刷刷地写下去。纸上出现了这么几行字：

今天乾哥和乾嫂并好几位领导来看我们，真是高兴。

陈树贞 二月六日

在小说里，庆云是独子，岷姑娘是梁师母的侄女。在实际生活中，“岷姑娘”陈树贞的母亲陈太太有三儿一女。阿贞丧母后，和患肺病的小弟树雄同住在天津。唐山大地震

时，天津也有不少房屋倒塌，弟弟连惊带累，终于死在医院了。阿贞的生活不能自理，她虽已退休，医院里的同志们还轮流来她家照应，直到在武汉的二弟把她接去住了一个时期，最后回到汕头和大嫂同住。阿贞带着感激的心情诉说着这一切。解放后的风风雨雨，似乎从来没波及到她。

叙了一会儿旧，我们又前往金山中学，看看萧乾当年教书的旧址。

萧乾四下里打量着，竭力去辨认往昔的痕迹。他指着高处一座灰色旧楼对我说：“那——那就是我教过勺勺口口的地方！”然而当年他住过的那栋白色的楼，像是已经拆掉了。

我们参观了校园。操场南头一栋旧楼是西讲堂，东讲堂已划给另一个单位了。萧乾还认出了昔日林校长住过的那栋灰楼。

近年来，角石已辟为汕头的风景区，从前人迹罕到处，现在修成了海滨公园，山巅还建起了一座飘然亭。可是玉塘则再也不是山峦环抱、树丛遮掩下的世外桃源，它像梦一样地消逝了。

二

这一天早晨，我瞥见有两位来客正跟萧乾悄声谈着什么，看样子在回避着我。出于好奇，我就走过去问道：“你们谈什么秘密呀，这么鬼鬼祟祟！”

那二位的脸上泛出困惑的神色，萧乾既兴奋又踌躇地对我说：“他们正在告诉我，原来《梦之谷》里女主人公盈姑娘的原型萧曙雯还活着，并且就住在汕头……”

我对来客说：“假若萧乾不便去见她，我倒真想去看望看望她呢。”

曙雯小时因不能忍受后母的虐待，老早就脱离了家庭，十五岁读小学五年级时，经同学介绍，曾加入共青团，并当过儿童团辅导员。在白色恐怖下，她与地下党经常保持联系，替地委当过通讯员。贺龙和叶挺将军率红军入汕时，她又冒着生命危险，在街头贴标语，散发传单。当时她有二十一个同伴被杀害，她是少数幸存者之一。

曙雯因交不起学费，小学毕业后就在汕头湘雅百货公司当店员。一次，姓陈的小学校长到店里来买东西，见到她就一口答应资助她升学，因而便考进了萧乾当时任教的角石中学。这是一九二八年，后来那个不怀好意的校长向她求婚，她坚决拒绝，并且转学韩江师范专科班。那校长又勾结韩江师范的训育主任陈某，检查、扣留她的私信，并且对她施加压力，威胁她说，不答应婚事就宰了她。她意识到处境危险，只好敷衍说，等毕业后再结婚。她同萧乾的恋爱悲剧大约就发生在这期间。毕业时陈又来纠缠，但她始终没屈服，最后还是同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教师结了婚。

小说《梦之谷》结尾时，“盈”是个被土豪劣绅吞噬了的弱女子，而现实生活中，萧曙雯却是位具有顽强意志、有胆有识的女子。

萧曙雯把一生都献给了小学教育。自一九三二年起，她就在金浦乡小和汕头市第三小学当教员。日军侵占潮汕后，她同丈夫用扁担一头挑着孩子，另一头挑行李逃难。由于她能教国语、美术、音乐、手工四门课，所以教学从未中断过。扁担挑到哪儿，她就教到哪儿。

一九五七年她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又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三次遭到抄家。一九七〇年被迫迁至一间破板屋，原住房由另一户人家强占。儿子也被赶到农村去劳动。

几个月后，那间板屋的主人由海南岛回来，将她那点家当一古脑儿丢在街上。她丈夫是位老实人，心情郁闷，患肝癌死去。那以后，这位小学教员就真的以课堂为家了：白天教书，晚上就用课桌拼成床睡在上面。清早，趁学生还没来上课，又把桌子重新摆好。铺盖卷起丢到走廊里。她居然就这样生活了九年！目前总算熬到了有了个固定摆床铺的地方，然而屋子上漏下淹，难以下脚。有两个儿子在外地，唯一留在汕头的儿子也无法住在一起。

听到曙雯一生这不寻常的经历和眼下的处境，我更认为应该去看看她。我问萧乾：“咱们不一定再有机会来了，你去见她一面吗？”

他沉吟了好半晌才说：“不啦。我也像亚瑟·魏理那样，为了保持早年那个美好的印象，同时也让她心目中的我依然是个小伙子，还是不去的好。而且，去了对两个人都是太大的刺激，心脏也怕吃不消。”他要我代表他去探望这位老教师。

魏理是英国一位汉学家。四十年代初，萧乾问他为什么不去中国访问，他说，他希望在脑海里永远保存唐诗里留给他的古代中国的形象。

潮州那次初恋失败之后，那个长篇的主题在萧乾的脑子里酝酿了七八年才形成。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实际生活中，曙雯当时就在他班上，并不是另一家女子师范的学

生。书中演戏的情节也完全是虚构的。作品中写了三个性格不同的姑娘，其实，当时岷姑娘的原型陈树贞还只有十岁。作者显然是把后来才到北京协和医院来学护士的她，搬到数年前的汕头去了。

三

阴历大年初三，汕头市为期六天的迎春联欢节正值高潮。盛装的人们涌向市体育馆，观看“万众同乐”文艺晚会的演出。

萧乾留在招待所里，我与陪同的小蔡逶迤行来，不久就到了新兴路小学校的大门口。我蓦地想到命运多么离奇，小说中的那个少年，将近六十年来走南闯北，跑遍了大半个地球；而那位少女呢，则始终围着汕头市这一带转。

小蔡说：“请你在门外等一等，她受了这么多年的挫折，只怕突然来了生人，会受刺激。”

过一会儿，小蔡挥手招呼我进去。那是个方形院子，北面是三层楼的教室，他把我引向西侧的一间小屋。门是虚掩着的。一进去，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文革”期间，我也曾在低劣的居住环境下被各种异臭困扰过，但最近几年已经淡忘了。

等我的眼睛对昏暗习惯了，才看清半旧的竹床是室内唯一的一件像样的家具——它几乎占去了一半面积。从墙后传来了哗哗的水声。小蔡低声告诉我：“她在洗澡，隔壁就是冲凉房。”

他又朝房间的右壁指了指，说：“隔壁是供全校师生使用的公共厕所，又不是抽水的，臭气就是从那里来的！”

我眼前倏地浮现出《梦之谷》中的一段情景：男主人公最后一次去看望女主人时，她病病歪歪地躺在私立进德小学的一间屋子里。五十八年后，她依然住在一家小学里。

小蔡把电灯拧亮了。这是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小屋，紧贴着厕所的墙角下，有个小土炉，上面架着只旧铝锅。旁边是一堆木屑、树枝。我正四下里打量着，锅里居然冒出白气，咕嘟咕嘟地直把锅盖往上顶。

冲凉声停了。

院中传来小蔡叽哩咕噜用潮州话介绍情况的声音。照事先商定的，我是作为北京的一个记者来看望她的。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年妇女，她的腰板还是挺直的，看上去身体硬朗。衣服整洁。但昔日油黑的头发，如今早已花白；秀丽如水的大眼睛，也早已失去了光彩。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妪身上找到她少女时的风韵，但摧残她的，难道仅仅是无情的岁月吗？

我和她并肩坐在床沿上。屋里看不见热水瓶或茶壶，她当然也没有张罗泡茶。虽然小蔡已经用潮州话介绍过，我还是用普通话这么开了腔：

“我是北京的一个记者，这次是到汕头来采访春节联欢会的。年轻的时候我就读过《梦之谷》，也和作者萧乾同志认识。多年来，他一直担心那部小说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幸。”

这话像是勾起了什么痛苦的回忆。她紧锁双眉，定睛望着我，慢条斯理地说：“一九五七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倒不是因为那本书，而是因为我在大鸣大放时候给校长提过意见。”

虽然带着潮汕口音，她的普通话说得还很不错。照小说所讲，她的父亲是驻扎广州郊外的绿营旗人。

我又问道：“你可知道萧乾也在一九五七年戴过右派帽子吗？”

“怎么不知道！还有人故意把《人民日报》上批判他的文章贴在我门上哩。”

我惊讶地说：“《梦之谷》只是在一九三八年印过一版，正赶上抗战，解放后，直到八十年代才又重排出版。而且，那毕竟是小说呀。为什么这么多年后还要把作者和你拉在一起！”

曙雯摇头说，“这里的人可不把它看作是小说。他们把书里所写的都当成是真人真事。‘文革’前，我一直保存着一本《梦之谷》。”

我说：“读过这本书的人，对于书里的男女主人公都只有一腔同情，对您的美丽影子，尤其留有印象。恨的只是那有钱有势的校董和那时的社会。我听小蔡说，您受了不少苦，想不到身体还这么硬朗。”

“我每天早晨都去中山公园，锻炼一下身体。”

听得出这是位意志倔强的女性。我对她肃然起敬。萧乾曾告诉我，他最后是在中山公园和曙雯分手的。

我说：“昨天晚上我曾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灯。今天本来有广东潮剧院一团演出的潮州戏《八宝与狄青》，为了来拜访您，我放弃了。”

她听了却无限遗憾地说：“哎呀，多可惜呀！听说很不容易弄到票哩。连我们校长都没弄到。”

真高兴她对生活还表现得这么热切。

这时，她那双眼睛放出了喜悦的光辉。我记起她原是教音乐的，而且至今还有兴致弹琴。

她接着问起萧乾目前的家庭状况，我简单地介绍说：他结了婚，有三个子女。晚年很不错。她听得很认真，像是感到欣慰。我还说：“萧乾也曾在一间八平方米‘门洞’里住过好几年。门口就是尿池子，全院子几十口人都往里面倒尿，有时甚至还倒尿。不过，粉碎‘四人帮’后，这八九年来总算调整了，一步步地得到改善。想不到你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至今住得还这么糟。”她站起来，指指冲凉房说：“现在还好多了呢。我也经过了两次改善。这间屋子本来是通到冲凉房的过道，当初我只不过是在过道上摆了张床。冲凉的人出来进去都从我床边过，溅得满屋子都是水，还净丢东西。现在好歹把冲凉房隔了出去，成为单独的屋子了。在住进过道以前，足足有九年，我连摆张床的地方也没有哩。”

我暗自思忖，我们所遭遇的，跟她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么，在哪儿做饭呢？”

“本来开水房有个炉子，但那年头人家说，怕我这个摘帽右派下毒药，毒害革命师生，不许我用。我就把那只炉子放在屋檐下，拾些柴禾。饭煮得半生不熟，凑凑合合吃下去。”

“萧乾曾对我说，《梦之谷》不是纪实的报告文学，而是小说。所以虽然其中主要情节有事实根据，但也有不少虚构的地方。他描述去进德小学看望您那次，曾联想到《茶花女》的女主人公。他一直不明白，当年您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不跟他去北京？”

曙雯说：“当时我担心他再不离开汕头，姓陈的会对他